

<<纸门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纸门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015193

10位ISBN编号：7806015191

出版时间：2004-1

出版时间：辽宁画报出版社

作者：阿闻

页数：21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纸门>>

内容概要

高原末梢的昆阳有一条街道叫纸门街。
一个畸形的男孩子平静地生活在这条街上。
周围的人记得他，因为他的单纯和他的畸形。
人们通过这个男孩子的境遇展示着人性，爱，恨.....

故事是从丘子身上开始的，人们在讲述各自的生活，却在记忆里都有丘子和纸门牌坊的影子。
纸门街上居住着本地的老住户，住着外来的打工者，还有昔日的英雄和欧洲的游客，大家在一起好像要讲述一个纸门街的野史，却又好像始终在这个野史中思索。

在上说结构上，作者做了一次全新的尝试。
全书共9章，每一章都似乎独立出现，单章阅读没有任何障碍，并有独立的主题和情节。
而全书始终围绕着纸门街上最原始的故事，围绕着丘子、肥哥、草娘的感情，通过各种人物来深入和体会现代社会的脉搏。

小说的语言趋于传统风格，但融合了先锋文学的因子，畅快而深沉，读者的阅读快感会接踵而来，并会很快陷入思考之中。

人性是永远的主题，开发人性中一些本质的东西，就是作者的初衷。

<<纸门>>

作者简介

阿闻。

男，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。

从事小说创作十余年，发表和出版中短篇小说《血腥玛莉》、《人魔传说》、《坡行西街》、《血盘龙》、《玷污》和报告文学等作品200万字。

现任《生活新报》编辑。

《纸门》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<<纸门>>

书籍目录

"引子第一章 纸门街风月第二章 凛风眼第三章 红色第四章 第五棵绵槐第五章 玳瑁第六章 无足亦步第七章 骑师第八章 纸,是不可以做门的第九章 牌坊后记关于《纸门》的遗憾"

<<纸门>>

章节摘录

书摘 九 小个女孩儿在早晨来找我，她看到了屋子里穿着我的睡衣的高个子女孩儿，当然，也看到了肥哥床上躺着的草娘。

听说死了人，她没敢进屋。

肥哥真是抱了草娘一夜，我起床时看见他仍然保持着昨晚的姿势抱着草娘。

我说老兄你放下她吧，都僵硬了，放下吧。

肥哥抬眼看我，缓不过来神儿，这时候小个子女孩儿在外面叫门，把肥哥也给叫“醒”了。

“那，那我走了。”

小个子女孩儿说。

她转身小跑着下楼梯，头也不回。

我站在门口看她急切地离开，心想她是被死鬼吓的呢还是被躺在我床上的高个子女孩儿给气的呢。

小个子女孩儿有生来的酸劲，表现在男女关系的嫉妒上是别有风味的。

她昨天给我打电话时就已经带着她特有的酸味儿了，今天一早儿赶来也是出于昨天的酸味儿。

肥哥要求我在家里呆着，他要去办理草娘的后事，我应下了。

高个子女孩儿在打电话，她要找她的同学来接她回去，她自己不敢回去，就算是大白天她也不敢走。

我说丫头你把头上的橡皮筋儿拿下来勒在那尺板儿上，我教你弹吉他，教你指法。

她说不学了不学了，心里发毛，外间挺着个死人，里间怎么还能学弹吉他？我说你权当她睡了或者权当那屋子里没有人。

她说不行不行得走得走。

我说丫头你别这样害怕，用不着这样害怕，就踮脚跳到她面前用嘴亲她，没想到她突然大叫起来，拉着长声儿叫，边叫着边闭着眼睛，等她叫完了睁开眼睛看见我的脸就在离她不到半尺的地方看着她，她又一次大叫起来，她叫着把我一脚踹开。

这下踹得结实，我实实惠惠地砸在地上，尾骨坐出了声音。

客厅里那只草娘的小狗汪汪叫起来，它汪汪着扑到我们面前，我疼得出了眼泪，伸手把小狗的头给按住，小狗乖乖地不叫了。

我看见小狗的眼睛里也有泪花儿。

窗外飘起了雪花儿。

这是在昆阳多年见不到的景色。

高个子女孩儿终于等来了她的同学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被摔得很惨，疼出了冷汗。

肥哥的两室一厅里，一个活着的男人和一个死去的女人。

屋子里有些《新新视点》散落在各个角落，我信手拿着看。

肥哥的“高原末梢”专栏可能是天天有，因为我在每张报纸上都能看到。

“……和高原相对应，平原和海洋合理地存在着。

高原没有消亡之前，对比就显现在时时刻刻。

传说中的昆阳在千万年前也是一马平川，后来因为一场大雪就归属了高原，那喜马拉雅的魅力竟然能吸引着平地疯狂隆起。

千万年前高原使得平原突变，千万年后，平原又吸引着原本昂扬的高原。

我可怜着那些雪山下的石土，日益温暖温和的气候使它们渐渐消失了个性。

这些个性的消失使它们松动，使它们很容易被风化，被撬得脱离掉山野，也许会被用在和平原一样风格的建筑上做个砖瓦。

我能不能看到那一天，海拔被消磨得几乎等同于海，人间大同了，情欲暧昧到一种格式里面，而且，这种格式是被称为世上最杰出的格式。

……” “……像汉子阳痿一样，高原也在患着性病。

高原的汉子要狂喊着发泄，可远古的高音越来越弱，雪不下了，多年也见不到，虽然雪山上仍然有白色。

<<纸门>>

太阳笑微微地释放温柔，叫你再不敢在交配的时候呼喊，即使交配引发了疼痛，你仍然不敢呼喊。人们都不再呼喊了，世界平静得跟平原一样。

当年，我们这里为什么隆凸成为高原呢？

……”我拄着单拐遛达，站在窗户那里，看外面白米粒儿一样的雪花。

昆阳的雪花没有传统的样子了，就像漫天的碎米在飘落一样，没有“花儿”，只有颗粒。

我的尾骨是新伤，小腿是旧伤，新伤比旧伤疼。

我的裤裆里也疼，夜里黑暗中高个子女孩儿发疯一样的抽动，磨得我有些红肿。

我浑身好像都是伤痛。

看着肥哥的文字，我觉得我可能心里也伤了，没有像肥哥伤得那么厉害，也可能伤得不是一个部位，但我觉得我伤了。

我下意识地摸着心口，想摸出点疼痛来。

爱情是伤人的，还是女人是伤人的，我弄不清楚了。

再呼喊了，世界平静得跟平原一样。

当年，我们这里为什么隆凸成为高原呢？我拄着单拐遛达，站在窗户那里，看外面白米粒儿一样的雪花。

昆阳的雪花没有传统的样子了，就像漫天的碎米在飘落一样，没有“花儿”，只有颗粒。

我的尾骨是新伤，小腿是旧伤，新伤比旧伤疼。

我的裤裆里也疼，夜里黑暗中高个子女孩儿发疯一样的抽动，磨得我有些红肿。

我浑身好像都是伤痛。

看着肥哥的文字，我觉得我可能心里也伤了。

没有像肥哥伤得那么厉害，也可能伤得不是一个部位，但我觉得我伤了。

我下意识地摸着心口，想摸出点疼痛来。

爱情是伤人的，还是女人是伤人的，我弄不清楚了。

那个高个子女孩儿，按照今天的表现推断，她就再不会来到我这里了。

她是从生理上的恐惧，对死人的恐惧，也许是对死亡的恐惧。

我对她的感觉在肥哥的怂恿下已经明显暧昧起来，觉得她身上的可爱处处洋溢着，可她不是爱我，她表现的不是爱情，爱情不会在我已经伤着的身体上毫不体贴地加上伤痛，也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已经发生的爱情对视。

我昨天在咖啡厅里提到了她嫁人的话题，她的反应也不是爱情的反应。

我需要收敛，不然我会像肥哥对草娘一样受伤。

那个小个子女孩儿天生的妒忌并不适合我的个性，她虽然极力适应着现代风格的、随意的、小资式的、无所谓式的妒忌，但被城市气候压抑着的妒忌一旦在一个时刻爆发出来，那就能摧枯拉朽。

我害怕被爆发的什么流体波及，这个爱情不会稳定稳固在家庭的范围内的，等发展成婚姻的时候，每一个男女关系的细节都是不定时的炸弹。

我看一眼靠在墙上的英格兰吉他，那要断弦被我扔掉，吉他则变得很不工整了。

……

<<纸门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后记 在波罗的海海边休假，五岁的小女孩莉特尔用细沙堆起了一座城堡，她留出巴掌大的城堡出口，说是留给汽车和马车进城用的。

我问她，晚上关不关城门呢，她说怎么也不能用沙子做出门的样子来，我说我们用一张纸来做个门吧。

我给她做了个纸门，用沙子固定在她的城墙上。

沙子是湿漉的，不一会儿纸门就被浸透，一阵风来，纸门被吹破。

莉特尔顿时哭了，怎么哄也不行。

我给她解释，纸，本来不能做门的，纸挡不住什么…… 参加一个女性朋友的婚礼很晚才回家，街上我撞了车。

这场婚礼上我喝了很多烈酒，因为我想喝，我为了新娘子喝。

新娘子嫁的，是一个痴呆的男人。

新娘子自己对来宾说，她很幸福。

大家夸这个女人的高尚情操，后来就都拼命地喝酒。

大家都是新娘子的好朋友，没几个是她男人的好朋友。

她的男人不懂交朋友。

大家送的礼物中，有一个用花岗岩雕刻成的牌坊，不大，好重，牌坊的两侧贴着对子，满吉利的词句。

在喝醉了以后，新娘子朋友中有男人拿这个牌坊开了荤腥的玩笑。

这一些，都没有主题，我在无主题中醉倒，撞了车。

喜马拉雅山脉往东的延伸处，有个城市。

我在这城市生活。

这个城市节奏缓慢，男人和女人都暧昧地失去了个性。

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人一样在缓慢中变迁着更改着，感觉中，发展的轨迹不清晰，东一头，西一头。

这个城市的人们按照自己的习性生活、劳作。

有一条街。

从交错的高大的宽广的立交桥开车直冲往郊外，就在离开这个城市的最后关头，经过这条街。

我自己称它纸门街。

这条街上早些年发生了一个事情，至今让街坊们谈得津津有味。

曾有一对兄弟无父无母地生活着，大哥有了大嫂，就张罗着给弟弟娶个媳妇。

弟弟洞房那天出了差错，内向胆小的新郎官在和新娘子半夜交欢的时候，被窗外淘气的孩子点响的鞭炮吓得昏厥过去，没了一点儿呼吸。

新娘子惊叫着跑出门外，说新郎官死了。

大嫂拦住新娘子说你快回去，快给他弄，他是给惊吓的，不是死了，你要不去弄，他就真得死了，他这样是挺不过半个时辰的。

新娘子说怎么弄？他死挺在那里，我害怕。

大嫂说害怕也得去，自古以来这样的事情都是婆娘给弄，他那里还硬邦邦地支着，你就再放进去，把他捂软再亲他和他一起呼吸。

新娘子不干，说什么也不干，街坊们都被她的惊叫给招来了，就围在她的门口，她哭着往外跑，大嫂怎么也没拦住。

救命要紧，大嫂只好自己走到洞房里，咬咬牙，吹灭了灯。

弟弟活过来了，大嫂在后院的树上吊死了。

我锁定了这条街，因为这个传说，也因为这个城市里到处让我感觉到的一种味道，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味道，我琢磨，那些味道里，有叫“人性”的东西。

我走了好多地方后，回到了这个城市。

<<纸门>>

细细品味了整整四个月后，开始整理我的思路。

我想说的太多，海拔高。

我说不出来。

我想不如我把想讲的故事一个一个地讲出来，就这么单纯地讲，加上一些类似思索的文字，我把我幼稚的思索当成一些问题演绎给我的读者，读者若被我引发了思索，那就一定更深刻。

就这么办吧。

我自己写着，自己感动着。

我脆弱，容易被感动。

我就兴奋地不去想自己是因为脆弱而感动——那样，我就能把对高原完全陌生的读者也感动。

其实，我可以在最后章节里自己操纵一个情节，让纸门街上的“大家”相聚，或者在一个超市里，或者在一个农贸市场里。

但我又想，大家就算相聚在一个场景里，也不是完全都相识和可以交谈交流，我何必安排他们相聚了又一个个擦肩而过呢？我应该等等，让他们自己在纸门街上相识和交流，在擦肩而过的时候，进出些星火来。

终于写完了《纸门》，但心里却上来了一阵不容易消失掉的失落。

我实在喜欢这本书里的故事，我放不下。

阿 闻

于2002年12月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